唐人 著

金陵春夢

第二集

十年內戰

北京出版社

唐人著
金陵春梦·第二集·
十年内战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六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开本
一二点一二五印张 二十七万字
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一——一万七千七百册

书号 一〇〇七·六七二 定价：二·二〇元

（内部发行）

封面设计：王晖

目　录

第一回

人人敬仰　蔡公时慷慨成仁
个个摇头　蒋介石迎狼入室 …… 1

第二回

分裂东北　张学良彷徨
统一中国　马克谟狂笑 …… 12

第三回

两面三刀　文武大员都认输
一石数鸟　诸亲好友齐倒霉 …… 22

第四回

“甘苦共尝”　冯玉祥上大当
“死生不渝”　蒋介石不认账 …… 34

第五回

吴稚晖勒索小道士
张学良碰到大骗子 …… 4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六回

特别加料　二陈系效忠“皇上”
大义灭亲　蒋经国痛骂“亚伯” ……54

第七回

开矿专家　陈立夫却之不恭
唯生之论　陈果夫受之有愧 ……64

第八回

中原苦战　冯玉祥棋差一着
苏区碰壁　张辉瓒片甲无归 ……73

第九回

口授哲学　蒋介石满嘴毒涎
谈论约法　胡汉民一身创伤 ……83

第十回

再度围剿　何应钦败退
三次出兵　蒋介石督师 ……94

第十一回

陷包围　蒋宋图自杀
侵中国　日军占东北 ……107

第十二回

白山黑水　义士奋起
华府东京　暗盘交易 ……120

第十三回

血洒珍珠桥　青年爱国有死罪
泪落娘子关　军人保乡无生路 …… 130

第十四回

寇深矣　十九路军奋起抗战
事急矣　上海市民热烈支前 …… 143

第十五回

入侵上海　日本兵大吃犒劳
迁都洛阳　委员长宣布上任 …… 152

第十六回

邓演达死　陈辞修扶摇直上
魏道明走　彭孟缉官运亨通 …… 161

第十七回

得寸进尺　"满洲国"袍笏登场
借尸还魂　"蓝衣社"正式现世 …… 170

第十八回

罪在万方　惟独"领袖"是完人
蛇鼠一窝　共有"太保"十三名 …… 179

第十九回

格杀打捕　毛发俱竖话戴笠
吃喝嫖赌　唏嘘叹息看特务 …… 188

第二十回

提倡独裁　希墨二魔愧弗如
迎外安内　蒋汪两人唱双簧 …… 197

第廿一回

三光四“剿”　独对敌寇大妥协
千言万语　但愿百姓都沉沦 …… 206

第廿二回

塘沽签协定　民众奔走相告
张口挥义旗　男儿慷慨捐躯 …… 215

第廿三回

三位一体　德意美顾问齐吹牛
千军万马　海陆空部队皆丧胆 …… 224

第廿四回

长叹息　同盟军打垮同盟军
细思量　军火商笼络军火商 …… 233

第廿五回

美日竞争　谁强谁弱倒难说
蒋宋交恶　是人是狗未分明 …… 242

第廿六回

悼亡友　鲁迅视死如归
领俸给　林森见钱心酸 …… 251

第廿七回

美日蒋携手　福建恢复旧面貌
礼义廉合论　南昌出现新生活 …… 260

第廿八回

霹雳一声　八路军北上抗强敌
怒火千丈　蓝衣社南下杀斯文 …… 269

第廿九回

刺史量才　鲁涤平偕妾陪葬
媚日本兵　林柏生奉命唱和 …… 284

第三十回

举国欢呼　大军远征抵延安
独夫皱眉　盟兄下山到南京 …… 293

第卅一回

空军被收买　陈济棠夤夜逃港
部队忙备战　李宗仁布置反蒋 …… 303

第卅二回

呼吁抗战　七君子锒铛下狱
哭谏息争　两将军涕泣陈辞 …… 312

第卅三回

冠盖满西京　厌闻内战胜抗战
专机飞平凉　喜见少帅接少将 …… 32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卅四回

苍凉悲壮　乡亲泣血盼义旗
激昂慷慨　好汉挥泪伏甲兵 …… 330

第卅五回

阵前喊话　宪兵队放下武器
沟里跌仆　蒋介石藏身岩穴 …… 339

第卅六回

欢呼震骊山　孙铭九完成任务
通电传神州　张学良悲愤陈词 …… 348

第卅七回

下令炸西安　南京微妙复杂
秘密派专使　东京异想天开 …… 362

第卅八回

戏中有戏　端纳有心探虚实
险上加险　老蒋无恙见分寸 …… 375

第卅九回

血海深仇　共产党一笔勾销
十年交恶　国民党开始谈判 …… 389

第四十回

同仇敌忾　周恩来重申团结
万事俱备　蒋鼎文寻找保证 …… 398

第一回

人人敬仰　蔡公时慷慨成仁
个个摇头　蒋介石迎狼入室

话说十七年继续北伐，蒋介石指挥津浦路的军队，冯玉祥指挥平汉路以及津浦、平汉之间的军队。在曹州、济宁一带，孙良诚同孙传芳打了几个硬仗，攻下济南，孙传芳同张宗昌都退到德州以北，蒋介石带着“隐身仙人”黄郛进入济南。

蒋介石实在按捺不住他的高兴，饱听大鼓，畅浴名泉，忽地想起他的把兄弟来。他要黄郛为他发个电报，找冯玉祥到济南聚聚：“这个乡巴佬从陕甘出来，穷得要命，也没好生受用过。如今我同他结拜一场，难得济南风景不错，叫他来聚聚。”

“他有你这么一个老弟，”黄郛呵呵大笑，“再也用不着使

用一百万元面额的军用券了，想当时他的一元券从七折跌到三折，最后一文不值！武汉无力相助，还是我们南京慷慨解囊。老冯真懂得，如果他到现在还跟着左派上井冈山，眼看着马上就要全军覆没！”

“膺白，”蒋介石正色道：“你的话可不能传出去，老冯这个人不是傻瓜，你以为他同我们好，是为了几个钱么？你错了。”

黄郛怔着：“那他为什么？”

“他，”蒋介石欲言又止：“没什么，反正大家小心就是了。”

“现在倒有一个重要问题，”黄郛屏退左右，低声问道：“孙传芳、张宗昌是日本人指使的，如今他们败退，日本不着急么？昨天我们接到的东京消息，说日本要用武力制住以美元为背景的南军北上，又说田中内阁已经提出‘欲制服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那末，日本是决定不撤退，一定要同美国争一争的了，在他们两个之间，我们……。”

蒋介石直摇手：“不会有什么的，膺白你放心。”他喝一口趵突泉冲的绿茶：“人要面子树要皮，日本朋友当然明白，如果他们真要硬来，对我的面子是很难下台的。”

“隐身仙人”想了想，叹口气道：“我的看法是这样，根据这几天日本兵的调动情形，他们说不定会来一个先下手为强！”

“你是说他们敢攻济南？”

黄郛没有开口。

“我在这里！”蒋介石拍拍他瘦削的胸脯：“不能让我太难看！那太不够朋友！”正说着，忽听见人声喧嚷，济南地方人士推出代表求见总司令部值日官。待一干人等离去，蒋介石皱着眉头听部下报告道：“地方上请总司令下命令，他们说，我们的部队入城后，大官下了大馆子，小官下了小饭馆，士兵们没办法，都饿着肚子在街上干瞪眼，骂的骂，打的打，老百姓受到骚扰，没办法。”

“没办法？”蒋介石不悦：“他们没办法，我有什么办法？今天五月二日，昨天我才到济南，怎会有功夫顾到这些问题？你们不会把这批人的意思告诉贺耀祖、李延年，却让他们到我这里来乱嚷嚷！”蒋介石把桌子一拍：“你们是何居心？我为了国家大事忙不过来，你们竟把这些鸡毛蒜皮堆在我头上，该死的！”

值星官唯唯而退，蒋介石怒气未消，摇一个电话给贺耀祖他们，对方的回答是：“不在！”

“这倒是个问题，”黄郛皱眉道：“济南城里，日本商人和日本宪兵不少，万一我们的队伍真的同他们冲突起来，这事情……。”

“不至于罢？”蒋介石看看表：“渡边大佐今晚还请我们吃饭，不会闹起来罢？我们听一段梨花大鼓，再同他们干一杯。”蒋介石躺在沙发上，让侍卫为他穿上乌亮的长统马靴，叹口气道：“膺白，昨天听了段大鼓，忽然想听听河南坠子，这几年来到东到西乱跑，哎啊！”他咽下去下半截，再也不提什么河南坠子了。

五月二日，蒋介石在济南平安度过，渡边大佐谦恭有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更增加了蒋介石对日军不致轻举妄动的信心。可是只隔了一宵，五月三日那天，情形就不同了。导火线是蒋介石的军队，他们在济南城里大街小巷胡逛。官长们忘记了他们，他们希望从老百姓那里得到些什么，当然谈不上什么军风纪。这情形为日本宪兵所鄙视，于是起先是双方怒目而视，继而对骂，终于动武。南京的军队乘势打垮了几家日本商店，事情弄大了。日本兵本来想动手，可是苦无借口，这下子机会已到，信号枪起，只见车辚辚、马萧萧，有准备的日本兵从济南城内外夹击，不到三小时，贺耀祖一团人被缴械，李延年一团人悉数遭歼灭，当地老百姓伤亡更大，济南在人仰马翻、喊杀连天之中，蒋介石吓傻了。

“娘希匹！”蒋介石声音颤抖：“这样不争气，我在这里，他们竟敢惹是生非，真把日本人激怒了！我的面子往哪里放！我的面子往哪里放！”他大声叫：“给我下命令！停止向日军还枪！违令者格杀勿论！”

“我们找个地方，”黄郛也慌了手脚：“搬到我外交部长办公室楼上去住罢，那里还有点保障。”说罢拉了蒋介石便走。侍卫们把他俩安置好，周围也严密布防，同时枪炮也渐告岑寂。蒋介石这才松了口气，穿了套山东绸睡衣凭栏远眺，只见市区火光烛天，哭声震野，他正为自己的安全透一口气，不料，坏消息接踵而至。

“日本兵把济南城团团围住了，”侍卫前来报告：“我们去了三个侦察兵，只有一个活着回来。”

“去去！”蒋介石不耐烦：“知道了！”

“他们不肯停火！”外交部交涉员蔡公时报告：“他们说，

这一次日商损失惨重，他们要惩办凶手！”

“你就说我一定这样做！”蒋介石要黄郛转告蔡公时：“只要停火撤兵，恢复济南平静，我一定帮他们捉拿元凶，赔偿日本商人。”

但是，交涉员蔡公时再也不会继续报告了。五月五日，日本兵竟然焚烧交涉署，枪杀署员十六人。蔡公时挺身而出，痛骂日军野蛮无耻，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军官冷笑道：“你们的蒋介石都不敢骂皇军半句，他想找我们谈判，我们都没有兴趣，你这个官儿有多大？再大也大不过蒋介石！”一个耳掴子打过去：“你不要命啦！敢骂皇军，我们把你送到蒋介石那边去，他也得杀了你向皇军道歉！”

蔡公时骂得更凶：“好！你们这些强盗！我早知道蒋介石这样卑鄙地对你们，我决不捧他的饭碗！好！现在我是拿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骂你们！不是蒋介石的外交官，我代表中国人痛骂你们！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强盗！”

可敬的蔡公时马上被绑在木栓上，给割掉了耳朵，挖掉了鼻子，几乎是凌迟而死。但蔡公时的愤怒使日本兵更疯狂起来，夤夜包围外交部长黄郛的办公室，想找到更高级的官员。日本兵并不知道蒋介石同黄郛在楼上避难，消灭了蒋介石部分侍卫，还以为是外交部长的戒备。在对峙的时间中，却使蒋介石和黄郛得以逃出。

天色昏黑，枪声不绝，蒋、黄二人仓皇奔跑，几乎逃进对方警戒线作了俘虏。总算躲躲闪闪逃出城外。两人除了一套睡衣之外，便一无所有。天亮前蒋介石到达泰安车站，站长告诉他，听说冯总司令已从开封动身，经兰封到达徐州，

就要到济南来。蒋介石一听直摇手："算了算了。"他吩咐黄郛："给老冯一个电报，叫他别来了。"

但冯玉祥还是来了。复电先到，寥寥数字："……电悉。知弟处境危险，愈有危险，我愈要去。……"于是双方在党家庄车站见了面。冯玉祥又气又好笑，只见他的契弟和黄郛穿了套白睡衣在站上呆呆地站着，毫无表情。蒋介石的队伍更干脆，无枪无炮，武器统统给日本人缴械缴走了。

"衣服上尽是泥，"冯玉祥叹口气："你们辛苦了。"

"也好，"蒋介石扭过头来傻笑，"白睡衣上涂满泥巴，减少目标，倒变成了保护色哩！"

冯玉祥领着蒋介石、黄郛一干人等，进入党家庄回教礼拜堂休息、开会。吃过饭，换了套衣服，蒋介石第一件事要黄郛拟个电报，拍发济南。冯玉祥拿过稿子一看，只见上面简单地命令道："……限全军撤出济南！……"

"不能撤！"冯玉祥大叫："跟日本鬼子干！"

"大哥！"蒋介石脸色陡变："把这电报发了再说，回头我跟你解释。"说罢一手夺过稿子，交给黄郛，眼看黄郛走了出去，这才拉着冯玉祥坐了下来："大哥，目前同日本人干？还不到时候，会误了大事！你说对不对？"

"误了大事？"冯玉祥一怔："误什么大事？日本人以为我们革命军胜利之后对他们不利，于是就向我们挑战。现在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先把济南的日本人俘虏了再说，至于说什么'大事'，我觉得革命就是'大事'，其他什么也谈不上！济南城里的军队不能撤！"

"不行不行！"蒋介石直摇手："旁的问题且不谈，说到对

日本人的了解，我老弟比你清楚得多。”蒋介石拿出权威的口吻，日本长日本短的说了一阵，把冯玉祥听得直蹦起来：“好了好了，你别城头上出棺材绕大弯儿，你干脆说打不打？打，我领头干，不打，反正你是总司令，你负责！”

“大哥别生气，”蒋介石作紧张状：“这件事情当然由我老弟负责。总而言之，这件事情要忍辱负重，忍耐下去……”

“忍耐到什么时候？”

“这么着，”蒋介石哄孩子似地哄道：“先让我们的军队打到北平，打倒了军阀再对付日本。我今天就回到南京，所有的队伍统统交给你指挥。”

“好好，”冯玉祥不耐烦：“你有那种忍耐功夫我没说的，我赞成你的。不过你今天不能走，济南近在咫尺，你还得在这里发号施令，安定军心。”

“不不，”蒋介石慌起来：“我非走不可，非马上走不可。我刚才一下车就已经吩咐站长，准备专车。你瞧我衣冠不整，不好意思见人。”说罢便往外走：“大哥，再见了。”冯玉祥一肚子气，送他的契弟上火车绝尘而去，回头安置这八十万人马向天津出击，按下不提。却说蒋介石回到南京，只见好象出了什么大事似的，学生游行，商店罢市，满街标语，气氛低沉。蒋介石在专车上问：“什么事？造反啦！”

“报告总司令，”侍卫为他放下窗帘：“他们反对五三惨案，说日本人在济南城中杀死我们同胞一万多人，……”

“去！”蒋介石不悦：“这个！这也值得大惊小怪！”

“报告总司令，”侍卫说道：“如今全国各地都在游行罢市。”他递过去一叠报纸：“上面都登了！”

“混蛋，混蛋！”蒋介石一翻报纸便骂起来。

南京政府和总司令部的官儿们，正在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听说蒋介石突地回来了，大家松一口气，纷纷前往报告。有的说：“日本人欺人太甚，七日那天，向我提出了我军撤退济南五项要求！济南明明是我们的国土，凭什么撤退！”

有的说：“日军已经占领整个济南！”

有的说：“各地反日运动纷起，一部分将领请缨杀敌，士兵们愿意出击济南之敌！”

“全国各地学生游行，商店罢市，老百姓奔走相告，悲愤填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是时候了！”

“如今民气激昂，对蔡公时之死……”

“你们有完没有？”蒋介石皱紧眉头，倏地站起来：“你们都知道我刚从济南回来，你们都知道我亲眼目睹这件事情的发展，你们当中有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难道爱国是你们几个人的事，我蒋某人反而不爱国么？”他指指一大堆没有发言的官儿：“他们在听我的意见，你们却要逼着我动刀动枪，一点都不知道忍辱负重的大道理。”他拍拍桌子：“中国就坏在你们手上，轻举妄动，能成什么事！”

会议室中，鸦雀无声。

“好！”蒋介石愈说愈有气：“你们怂恿报纸刊登济南新闻，扰乱市面，影响人心！你们做的好事！好！你们不想想，上个月十日那天，我把上海的‘反日会’改为‘国民救国会’，你们还看不懂我的做法么？我那时命令上海市党部，说以后如再有以‘反日会’名义进行反日者，要送当地军警依法治罪！”蒋介石大叫：“好嘛！为时不过一个月，你们竟把我的命令丢

得老远，反而也吵吵闹闹，嚷什么‘日本帝国主义’来啦！”蒋介石一屁股坐下去，又一耸身蹦起来，挥舞着右手叫道：“少开玩笑少惹事，我要向你们发出训令，大家记着：第一，不与日军构争，保护侨民，系为国家之故。在个人无论有何事，也须忍受！第二，对于日本人，绝对不能开枪！第三，为救一日本人，虽杀十人也可！第四，若遇有事时，日本人要求枪枝，即以枪枝予之！要求捕捉俘虏，即听其捕捉俘虏！”蒋介石等书记记录完毕，作补充道：“立刻用电报拍发全国各报，明天统统给我登出来！总而言之一句话：听着！绝对不能同日本人发生冲突！绝对不能同日本人发生误会！好！散会！”蒋介石气呼呼踱进办公室，忽地又差侍卫去把陈果夫找来：“果夫，你马上向上海党部发个电报，就说切望民众持冷静态度，勿作暴动及游行等事，不可对日侨有虐待事情！谁碰掉日本侨民一根头发，这个人就是匪党！给我抓起来重办！”

“还有，”陈果夫迅速记录完毕，建议道：“就说反对济南惨案，是共产党玩的把戏！”

终于，济南惨案蒋介石用“忍耐”的方法应付过去了。日本兵占领济南达一年之久。但另一个问题又使蒋介石很难应付：东北问题。美、日争夺中国的斗争，那时光集中在东北。美国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日本迫使张作霖分裂，企图另起炉灶。对付张作霖容易办，蒋介石只要拿出青红帮那一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胸脯一拍，说明白：“有奶便是娘，如今我们喝美国娘的奶，包管美国娘的奶水比日本娘的奶水还要足！”张作霖也就表示满意，同美国资本发生了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